

# 博南山中那片神奇的叶子

■ 高正达

千古博南，令人神往。之前去过几次，都是带着工作去的，无暇顾及寻幽探秘。这次文联组织协会会员到永平采风，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博南古韵了。从永平境内的博南山最南端到最北端，最令我回味的是那片神奇的叶子——茶树，就像品了一杯香茗，回味无穷。

先是怀着敬畏之心，踏进博南山南端原始森林边缘，探访千年古茶树。之前，一直以为茶树再古也就是齐腰高，因为看过的采茶视频、图片，都是要弯着腰采茶的。没想到水泄乡狮子窝村大河沟村民小组的古茶树是要搭梯子才能采茶的。这片古茶树群有上千株，树龄最长的达三千年。每棵古茶树像竹子样从丛生长，每丛有十多枝树干，最大直径达五六厘米，伞状的树冠高达两三丈。苍劲挺拔的树干上长着蛙皮样的绿藻，昭示着千年的沧桑，赋予古茶树庄重肃穆与威严，让人不得不怀着虔诚

之心拜谒。

博南山种茶历史悠久，具体开始种茶的历史已经无法考证，古茶树是人工栽培还是野生就更无法考证了。永平县文化学者张继强现场介绍，大河沟历史上曾经是宝台山金光寺的后花园，种茶、种粮，也采茶。我想，大河沟的先民最早可能是金光寺的佃户。出家人有严格的清规戒律，招待香客、施主的就是一杯清茶，加之人烟稀少，大河沟的古茶树才得以延续千年。古茶树群被外界发现后，珍贵价值凸显出来，曾经发生村民互争古茶树而毁坏古茶树的事，着实令人痛心。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古茶树都有了“身份证”，进行GPS地理位置认证定位，重点群落和单株设立监控保护。古茶树在保护中开发，它的存在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了茶叶的价值。

在博南山最北端，有片二十年前开发的茶园，与古茶树相比，年轻了数百上千年。但“后生可畏”，

这片茶园以离天空最近的茶园著称，与古茶树齐名。

离天空最近的茶园位于永平县龙门乡大坪坦村。大坪坦并不平坦，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穿过一团团云雾，呈扇形的一一片片茶园呈现在眼前，众多的扇形单元组成离天空最近的茶园。扇形茶园之间，有石板小径相连。茶园中星罗棋布地保留着一棵棵高大的柞木，也就是俗称的水冬瓜树，为茶园遮阳和涵养水分。水冬瓜健硕的树干上长满草绿色的绒毛，造型各异，极像体育馆用绿植雕塑成的抽象体育运动健儿，让人不由自主地把生态与健康联系在一起。

永平籍知名作家李智红介绍，离天空最近的茶园，头戴帽子，身穿褂子，足蹬靴子。意思是茶园的山顶上是森林，中间是森林，山脚也是森林，森林有丰富的水源涵养，茶园就不用浇水了。山顶白云飘飘，山中雾霭流岚，不一会就打湿了衣服，顿觉丝丝凉意，与山脚

谷底的炎热酷暑相比，简直就是两个季节。作为老烟民，老是觉得胸腔里堵了团“棉花”难以咳出，在茶园里做了几次深呼吸，不知不觉堵在胸腔里的那团“棉花”没有了。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这里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数百倍。

往回走时，一旁农家小院里走出一群白鹅，扇着翅膀，翩翩起舞，像跳芭蕾舞，径直走进茶园，吃着茶园里的青草。以前我只见过鹅是在水里，在云雾缭绕的山中，这鹅回归成了白天鹅。同时，也让我想起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台湾老板，他到大理投资种植生态茶，他的茶园是允许附近村民放牧的。他的理论是牛羊能吃掉茶园中的杂草，也能留下粪便给茶园施肥，尽量减少人工干预，让茶园纯天然生长。

大坪坦的茶园不施化肥农药，土壤是厚厚的一层腐殖土，抓一把一捏似乎能捏出油来。雾慢慢散去，虽在中午时分，但还是在芽黄色的茶树嫩尖上留下晶莹剔透的细密

水珠，让人忍不住油然而生采摘的冲动。每天的几次雾就成了茶树的天然滴灌。高山生态茶就是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种出来的。纯净甘露浸润过的茶，喝起来的味道是怎样的甘冽醇厚可想而知。

大坪坦茶园之所以称为离天空最近的茶园，是因为海拔2500米，超出茶树栽培最高海拔极限260米。当初当地的种茶人敢于挑战，是因为大坪坦土质肥沃，湿度充足，种出的茶，有机物质含量都超过低海拔地区茶园。

二十年前，大坪坦建茶园之初，我曾采访过。那时村民住的都是垛木房，为数不多的几间瓦房也显得破旧，如今村民建起清一色的小洋楼，名副其实的半山别墅，生态茶带给村民的效益可想而知。

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大坪坦规划茶文旅项目。不久的将来，住着云雾缭绕的半山酒店，呼吸着负氧离子极高的空气，喝着高山生态茶，那才叫惬意的生态之旅。

## 烟雨无量山

■ 杨晓洁

无量山位于大理州南部，属横断山脉云岭余脉，点苍山向南延伸的一个分支，因“山高不可跻，有足难攀，谓之无量”而得名。

无量山不在名山之列，很多人知道无量山，大多跟我一样，都是因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段誉误入无量山，腥风血雨、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里，剑湖宫、无量洞、神仙姐姐、北冥神功、凌波微步，一个个都成了不朽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而事实是金庸先生在成书《天龙八部》之前都不曾到过大理，更没有踏足过无量山。

我们不得不佩服金庸先生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因为今天在真实的无量山中，人们找到了和《天龙八部》中的描写有着惊人相似的美景。“无量玉壁”便是其中之一。这个被当地人称为“羊山瀑布”的地方今已改称“剑湖”。它是无量山中一条大瀑布，从几十米高的悬崖飞流直下，喷珠溅玉，气势磅礴，飞瀑下形成一个宽阔的深潭，潭边一块巨石，容得下几十人站立，游客可以在此倾听飞瀑轰鸣。如今是景区里的网红打卡点。因为金庸先生的神来之笔，为无量山自然风光增添了更多人文情怀。

灵宝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无量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6%。景点推介资料介绍：灵宝山山形奇异，远眺

似卧睡的“佛爷”。登临峰顶，可北眺苍山白雪，南望澜沧“平湖”，东观翠屏锦绣，西看夕阳红霞，四州七县两江风光尽收眼底。

但那天我能看到的只有十几米开外的原始森林，浓雾中盘根错节的粗壮树枝挂满了“胡须”，石壁上厚厚的苔藓和地衣。树胡子在植物学家的词典里叫松萝，这种垂悬条丝状植物，只有在空气、水源不受污染的地方才能生长，是衡量一个地方环境质量的标志性物种。沿着林间湿漉漉的栈道一路前行，雾越来越大，白茫茫一片飘过来，又一片片飘走，人在雾中行走，感觉像在传说中可以腾云驾雾的仙境里，让人飘飘欲仙。

登顶，依旧看不到远方。目光所及之处除了低矮的小灌木，一眼被我认出的大部分是不同品种的杜鹃花，已经成型的花苞正准备为来年一场春天的花事养精蓄锐。

灵宝山有庙，不止一座，但都是小庙，13座用石头砌成的古庙群。老君殿、无量殿、灵宝殿、阿鲁腊大殿、子孙殿等分别坐落在山坡和山顶上，庙宇建筑全部用石材，石柱、石梁、石坊、石佛、石香炉、石供品。石雕、石佛造型生动，古朴典雅，每一件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据说庙宇用石材建造，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防火灾。今天看来正是古人这样的初衷，让我们在五百多年之后，还能清晰地看到，我们彝族先民的卓越智慧和古老的石雕文化艺术。

走到桥下的洱河北路，风声便盈耳不绝。它吹皱点点泛光的河面，让细浪一拨连一拨涌来，且喋喋有声，应和着堤畔一长抹垂柳的潇洒舞蹈。

顺石坎而下，我来到长满辣蓼的滩涂上，眼前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钓者。一尾鱼在地上弹跳着，闪着银光。“眼镜”蹲下，取出鱼嘴里的钩儿，把它抛回河里。我问他怎么就放了？他呵呵一笑，说还没有成年呢。我又问他一晚能钓多少。他有点不屑地瞟了我一眼，答道：“这钓鱼是一种乐趣，哪会在乎钓到多少呢？”

近海的河床增宽，那堤畔的花草一簇簇，一团团地展开。我生怕踏坏了它们，更怕踩坏了那只蟋蟀或青蛙，只好在有积水的路面缓行，一时碎步，一时跨越。又行数米，我在一块近水的大石上坐了。那石头光滑，白里泛青，中间还存留着一个多月前河水暴涨的深色记忆。

不远处是重建的“锁水阁”，宏伟庄重，色彩明艳。美中不足的，则是少了些古朴的风味。西风渐大，那阁檐下的风铃便响了停，停

了再响，似乎多次挽留着决然西去的湍湍流水……触景生情，便多有名客在此留下墨宝：“寒雨漫天愁连国，凭栏回看沙鸥孤。”（师范）；“滚滚波涛欲趁楼，临台远眺玉湖愁。”（赵藩）；“百川学海期于海，不乏经川锁水流。”（李根源）……写的是阁，抒发的却是人生感怀。许久，我才缓缓地站起来，仍摆脱不了那万千的思绪。

一团黑影从滩涂那边飘移了过来，我稍一想，迎上前去。黑影近了，我咳了一声，一张老人的脸便从移动的草垛间露了出来，黑瘦黑瘦的，近六十岁光景，是个地道的老农民。那一大背草还有些分量，他在石凳上歇了。草是晒干了的水草，还带着淡淡的腥味。我有些疑惑，问他有什么用？他冲我笑了笑，先点上烟。片刻后，我才知道他是洱海环保员，整日划小铁船打捞杂草及其他异物。杂草晒干后，装垃圾桶有点可惜，他便趁夜色背回去垫牛圈，家里还养着两头奶牛呢！他拍了拍自己胸前的牌子，显得有几分得意和自豪。

在近海口处，斜长的对岸远

了，万家灯火点缀在低垂的天幕下，犹如仙境般梦幻。对岸的光折射过来，勾画出芦苇木构廊桥的迂回与层叠。夜风赶到前面去了，怪兽般驱赶着远处的海，灰白或湛蓝的波涛，被那无形的缰绳牵动着来回奔跑。空气湿漉漉的，鸥鸟在奇怪地叫嚷，鱼在大海里“噗通”跳跃，还有蛙声和蟋蟀的鸣唱，整个世界始终充满着神奇灵性与不息的生命活力。

有几个新疆青年聚于廊桥一端，或倚或立。青年服饰鲜艳，身材健美，还随身携带了手鼓和短拉琴等维吾尔族乐器，不知是学生，还是来演出的艺人……我慢慢走了过去，在暗处打量他们。他们还是发现了，大声用“亚克西”热情问候。我微笑了，请他们表演一个节目。翘胡子青年先拍起手鼓，一曲异域风味的自编民歌便回荡在大理上空，让我听得如痴如醉。歌中有这样的句子：

世界上有两只耳朵  
一只叫罗布泊，地球的耳朵  
一只叫作洱海，高原的明珠  
今天，我迷恋上美丽的白族姑娘  
我要把大理当作第二故乡……

## 夜行西洱河

■ 未然

## 七夕感怀

■ 杨永誌

情无义，活生生给两个至情至真的恋人设置无可免去的苦难。最终欣慰天河两岸生发一线希望，即使短暂，依然有一年一夜的团聚，幸福地驶向爱的鹊桥。

没有彻底断送的爱意，促成人心百般诗意，古人作了尽善尽美的描摹。宋·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等凄美故事，天上人间，何止唯一？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会

存放几许终老至死时，都不会外露的至真情愫。外传的属于极少精致的诗词，更多的俗人化作抽烟、喝酒的常态。一声叹息，贯通于白发如雪的冰冷之夜，浑浊枯泪似天眼的彻夜凝眸。

没有爱的生活，是屏蔽千丝万缕真爱后的平凡。平凡中几许仰视天河的冥想，告诫活着的人更需善待平庸的岁月。期许，某个偶然，那份牛郎织女的佳期，悄然降临你的身旁。

七夕属于神仙的传奇，数光年的星辰相逢的合奏。人海茫茫，前路漫漫，终有几个知音，等待你去甄别或牵手。

## 松鼠的乐园

■ 字学明

树上、围墙、房子上，到处都有松鼠跑来跑去忙碌的身影。

在我供职的单位周边，有一大片郁郁葱葱的黄连木古树群，树龄都在几百年以上，其中，最粗最大的一株有八百年，要三个大人才能合抱，枝叶葱葱繁茂，树高达三十多米，直刺苍穹。站在树下往上看，有晕眩之感，这片黄连木古树群，成了松鼠的乐园。

松鼠在树上不仅三五成群地追逐打闹着，还“咯吱咯吱”地说着鼠语，可惜人们听不懂。当然，有时喜鹊和黄鹂等各种小鸟也会在树上觅食、栖息和唱歌。

有次和同事在树下散步，看见几只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我们就拍短视频，两只松鼠也挺配合，跑跑停停、停停跑跑，有时甚至转个

身端详我们一会儿，然后又相互追赶着向前跑去。我们还看到在一株成熟的野柿子树上，一只松鼠憨态可掬地在树上吃着一颗颗黑色软糯如褐色羊屎颗粒状的柿子，模样又萌又可爱，我们也采食了几个，又香又甜。

有时门开着，松鼠甚至“笃笃”地跑进卧室里。一次松鼠就真的跑到我的卧室里了，我第一反应是关门用木棒将其打死，转念一想后改变主意，只是挥舞拳脚追赶它，它就慌不择路地逃遁了。

同事们抬来核桃、瓜子等食物晾晒在屋外，松鼠们就不请自来“搬食”了，真是毫不客气。单位里种植了一些侧柏，上面结出一种褐色的小坚果，常引得松鼠欢蹦乱跳跑来采食，弄得枝断叶落，地上一片狼藉，同事们都乐此

不疲地打扫清理。有时人来了，松鼠毫不觉察，正大快朵颐呢，当发现人来到身边，就慌不择路地跑到安全隐秘的地方。

冬天，松鼠们缺少食物，常剥食黄连木的树皮汲取养分，树上便露出一截截洁白的枝干，和其他褐色的枝干形成鲜明的对比。树上有几个硕大的喜鹊窝，我想，鬼精灵的松鼠们甚至有时也会“鼠占鹊巢”吧。

这里之所以成为松鼠的乐园，我想一个原因是植被好，松鼠们“衣食无忧”，第二点尤为重要，那就是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人们不随意砍伐黄连木及其他植物，也不再打松鼠。所以，游客不仅看到诺那的美好景致，也见识了原生态的松鼠乐园。开心，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 夜行火车

■ 紫箫

其实我并未走远  
只不过从夜的树梢  
飞到另一枝树梢

我在黑暗里燃烧  
在燃烧里唱一支快乐的歌  
思绪一层层舒展  
绽放成夜的百合

我用目光触摸陌生的城市  
那些一闪而过的灯火  
繁星般的璀璨  
像从夜幕坠落的银河

火车与轨道摩擦出铿锵节奏  
谁的呓语  
揉入黑夜  
酝酿成浅浅的轻歌

今夜无眠  
我是一只  
栖息在命运孤枝上的夜莺  
等待着长夜褪下黑色羽毛  
赐我以乳白黎明

## 夜话

■ 罗家贵

秋高气爽  
弯弯的月亮  
大地在细数  
飞过月亮的大鸟

千里万里的北方  
那是鸟儿的家乡  
远远再遥远的南方  
那也是鸟儿的故乡

月亮之上  
鸟儿在振翅飞翔  
月亮弯弯  
两头都是停靠的港湾

秋夜漫长  
随心所欲去流浪  
午夜漫漫  
神圣的使命是翱翔

## 走进秋天

■ 段丽芬

夏蝉还在欢唱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已调好  
来不及整理薄翼裙裳  
时光已随流水潺潺  
一首老歌唱了又唱  
年轮也如期更换新装  
荷塘边勾勒一幅水墨丹青  
洒上点点红粉星光  
汲取了整个夏季的滋养  
灌满浆的稻谷 沉甸甸的希望  
梦里那片灿烂的金黄  
已在赶来的路上  
我把日历翻了又翻  
撕下那页泛黄的岁月  
给心绪穿件美丽的衣裳  
微笑着走进秋天的怀抱

## 红枫

■ 杨四新

遥遥的梦是一朵火苗  
在我灵魂的深处燃烧  
看尽了众花的凋零  
也改变了我的心情  
我执着于原始的信念红枫树  
我喜爱的红枫树  
常常什么也不想  
就是想到你  
深秋后的你  
满院子的景色中  
只有你最美丽  
你那碎花红衣裳  
鲜艳夺目  
红过春天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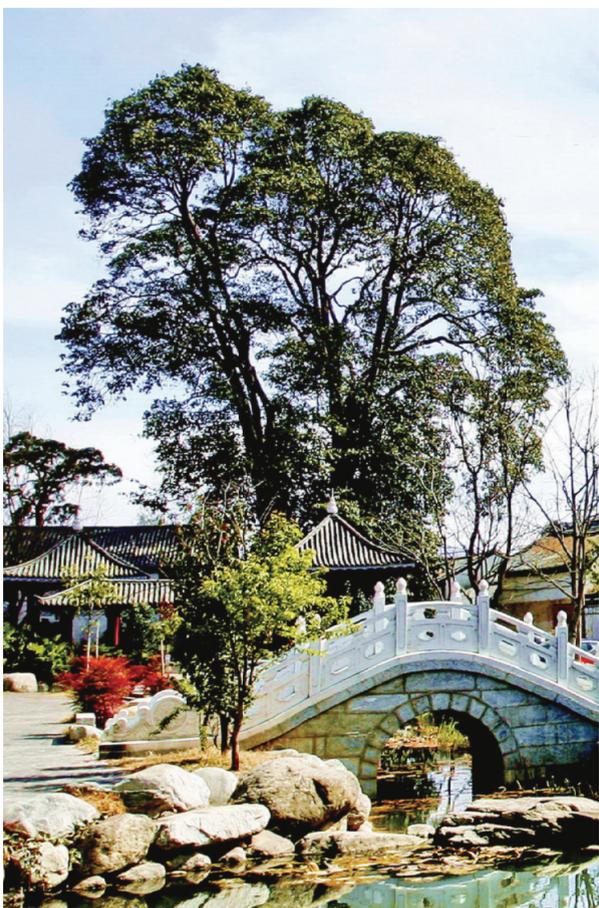
## 月下的窗

■ 字加华

夜幕四合  
月色用轻辉涂抹  
半开半合的窗  
一片月华挤进来  
洒落在孤寂的小屋里

一杯酒泛着醇香  
那五谷的清香味儿  
直达心底 沉醉  
那一缕淡淡的乡愁  
以及无以言说的落寞

站在窗前  
凝望小城的夜色阑珊  
再远处 家的方向朦胧依旧  
唯有西倾的圆月  
不懂我的心事  
正把诗情放纵



家乡的那棵大青树

严镇威摄